

宋史

卷十六

346

T 2455/17

卅四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張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一

張燾 父根 劉才邵 程俱 張九成 胡銓

王綸 綦崇禮 張嶠 胡松年 張綱 孫奎

王居正 張闡 子叔椿 趙達 劉琪

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父根字知常登進士詞臨江司理遂
昌令以四親在堂屏處十年曾肇與鄒浩交上其行義徽宗召
除親賢宅教授通判杭州請罷應奉製造諸局言人主一日萬
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且耗智慮日移賢不肖混
淆而綱紀不振矣願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不報擢提舉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西常平奏罷走馬承受舉劾之權。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運使郡守以下縱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專信閹人。又去歲蠲本道租四十萬。戶部責償如初。常平錢本以廣糴待用。比希恩者獻爲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歛。洪州失官物。有司不察繫治。兵吏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哉。詔皆從宥。大觀中。入對。又言陛下幸滌煩苛。除黨禁。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士大夫亦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遷運副。加直龍圖閣。陞淮南運使。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抑商賈。雖名若非正比。和買額外無名之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凡縣令學官丞佐以下。明言其堪充某州某縣吏部。據以注擬。視平配更差。亦遠。詔吏戶二部相度以

蜀以水災乞散洛口米振貸流民。因條列茶鹽常平利病之數。其大莫過於土木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曾不足。給羣臣一第賞賜之用。其次如田園邸店。日增月益。金帛帶襲之類。下被僕隸。混淆公卿。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又力陳花石之弊。書奏權倖。側目。據以奏牘。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坐詆毀常平之法。動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以朝散大夫。終於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蠶戒鹽根。爲終身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根遂不復食。母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聲。燾登宣和進士。授辟雍學錄。秘書正字。辟李綱御營幕府。建炎初。通判湖州。遇明受變。僞詔使燾撫諭浙右。不從。上旣復辟。求言疏畧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自踐祚以來。號令未足。感人心。政事未足。孚衆望。由誠有未至也。天下治亂

在用舍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巡幸所至營繕困起居舍人陳恢復大畧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將相大臣募可用者厚賞之使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哉詔以付督府及沿邊諸帥轉中書舍人止呂祉不宜往淮西論上親信內侍王鑑又論張滉不宜特賜進士出身滉張浚兄也上以滉將母至行在欲慰其心改命同舍何掄書行燾不自安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太平觀祠明年召爲兵部侍郎帝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奏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

効者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間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會將贈黎確官燾言確素號正人臨變失節北面僞庭且止勤王之師一旦加之贈恤無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金使至議和燾言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行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臣以是知悔禍有期中興不遠願益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旣至矣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使已及境若彼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亦天誘其衷必不强我以難行之禮如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便當絕以大義飭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可也上覽奏曰卿言可謂至忠朕必不至爲彼所給燾頓首謝旣而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施廷臣莫將皆以力贊和議驟擢朝論大駭熹復疏曰陛下信
王倫之虛詐不復謀議便欲屈已大小羣臣震懼罔措彼迎合
之徒姑爲已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其罪不容於誅
夫御史府乃中執法前日勾龍如淵以屈和而得中丞今施廷
臣又以附會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衆論方且切齒而
莫將者復因此而擢右史彼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
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
事乎望加斥逐以杜羣枉之門二人因是不敢拜命又面折如
淵所薦七人皆北而邦昌今龔需附會以墮敵計他日必背君
親矣及和議成命與大宗正士襲同朝八陵還上問諸陵寢如
何熹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又言近聞敵於淮陽
作筏造繩盡拘黃河船於北岸不知安用自朝廷戒諸將弗遣

間諜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開願飭邊吏廣耳
目先事而防又言鄆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
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所費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以
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
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熹所言皆切中時病檜恐怖敵意悉置不
問命以寶文殿閣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至部
首宣德意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發粟賑
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胡世將納莽丹降
人熹言蜀邊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鑒戒世將奏寢其
事尋乞祠歸檜死起知建康進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
講拜吏部尙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因顯仁后意未
決遲回久之至是熹奏言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諭卿言弊朕

心開春當議典禮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伴宜生素聞燾名因漏敵情燾密奏宜早爲禦備又乞減御前甲庫圖書什物費用罷內酒庫使無侵大農奪官課停教坊習樂工及勸土節賜予省土木汰冗吏止北貨悉詔從之屢以疾乞骸給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俸三十一年金人窺江民多驚徙復起知建康燾至人情稍安因條上十事大畧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事遣子挺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問以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隆興元年拜叅知政事以論龍大淵會觀罷爲人外和內剛卒年七十五諡忠定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先世鸚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著法語八十一篇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才邵大觀中上舍釋

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提舉湖北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博學宏詞遷司農丞靖康初轉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居閒十年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吏部郎中典右選先是宗室法官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至是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人以爲便遷軍器監歷起居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筆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四爲牐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黟溪居士集行世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吳江簿監太湖茶場言事罷歸起知臨淮累遷將作監丞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

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官以病告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上言願陛下聖德日新庶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宗社危而天下亂矣其閒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據臨安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朝廷命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乞病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此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雖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則誰與圖恢復之計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

繳還詞頭上言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序遷之例其餘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易監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政和間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後來常調之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上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嘗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遷諫議大夫俱又繳還言俯雖才俊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未有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臣恐人以

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言者論俱前棄城罷提舉太平觀久之
除徽猷閣待制秦檜薦領史事辭病不至卒年六十七其爲文
典雅閎奧當世稱之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錢塘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對策畧曰
禮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
汨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所患陛下溺於安
樂惕於危亡志不足以帥氣功不足以蓋世忽於近利而止安
於僻陋而喜則列聖讐耻中原人心將何望焉大抵前世中興
之主莫不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又
言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而陛下貴爲天子溫清闕如
感時遇物寧不悽惋於心乎擢第一時遺以書曰廷對白中興
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除簽判鎮東

軍精勤蒞事吏不能欺民冒齟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
九成爭之不能得卽投檄歸閉門教授從學日益衆出其門者
多爲聞人趙鼎薦爲太常博士歷著作郎言陛下以省刑爲急
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切於
刑乞詔理官能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授浙東提刑辭再與
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日陳西漢災異
事攝刑部法寺閱大辟成案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詔
原之例以平反當賞固辭秦檜主和議九成上陳十事言彼實
厭兵而張虛聲以撼我誠能從吾言使權在朝廷與之和未晚
檜誘曰且成吾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
正人者檜惡其立異謫守邵州初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
宿負并苗絹未輸者謝曰縱未能惠民忍先困民耶是歲賦入

更先他時檜黨何鑄劾以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父憂免喪
詹大方復論與徑山僧宗杲謫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十四年益
勤問學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甑歲久雙趺隱然帝嘗對高問
其安否檜死起知温州民苦部使督軍糧九成痛陳其弊爲戶
部所持遂旬祠歸數月病卒平生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
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人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錄其子咸淳四年以孫象先力學飭行不墜家聲詔免一解特
示表厲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擢第策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
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
亂內訌尤當克勤民事以祈天永命上嘉之授撫州軍事判官
金兵追躡隆祐太后於贛銓募鄉丁助捍第賞轉承直郎父憂

歸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呂祉薦舉賢良方正除密
院編修八年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銓抗疏反覆
千餘言最爲痛切末云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北使責以無禮徐興問
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
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全載弘道錄三人指檜與王倫孫近也疏入

檜怒其狂悖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論救者衆檜迫於公議
改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檜黨羅汝楫劾銓飾
非橫議復編管新州州守張棣發其與客唱酬誣爲怨望移吉
陽軍檜死量移衡州先是銓書始上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
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及再謫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同郡王
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

知安遠遂死焉。孝宗卽位復銓奉議郎知饒州名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變論以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遷秘書少監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記注不當進呈二史臣侍立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後殿常立前殿則否四閣門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依唐制二史立螭頭下前後殿皆分日侍立許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班次爲拘詔從之尋兼侍講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兼國史編修奉詔議行幸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等內附銓言受降自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候

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三大將來降高其魯祿以繫中原之望是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變且叵測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遠以絕後患尋除宗正少卿兼國子祭酒權兵部侍郎災異求言銓奏近者宿州之變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以是而欲弭災變臣知其必不可也又勸上絕口勿言和字且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鼎圭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然而肉食鄙夫尚爲得計其說有三曰偷懦苟安附會而已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又言今日和議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有可賀者十語極剴切至引晉帝青衣行酒事帝亦爲

之改容未幾命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符離師敗朝議棄唐鄧
四州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劉寶棄
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大將
李寶擁兵不救銓疏劾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
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倚
角值大雪河水合銓先持鐵鏈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
奉興國宮祠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泉二州趣奏事留爲
工部侍郎乞開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
與外祠特賜通天犀帶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
府歷龍圖閣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
澹庵集一百卷孫楓架皆至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文登紹興進士授崑山縣

簿歷鎮江婺州臨安教授權國子正蓋正太學舊規吏不得緣
爲姦弊始裁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
部郎官言今兵部少暇宜闕庠序修禮樂頒令式示諸郡縣以
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中丞魏師遜薦
爲監察御史論中忤秦檜意師遜復劾之罷知興國軍檜死召
爲起居舍人兼崇文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試中書舍人高宗親
政詔命填委多綸所奏守臣裕民事五條兼侍讀進講春秋
左氏合上意兼直學士師遜工部侍郎撰吳玠神道碑宸翰褒
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相沈該
未敢以聞綸率叅政陳康伯同樞陳誠之共白其事朝論欲遣
大臣泛使覲敵且堅盟好綸請行卽命爲稱謝使曹勛副之時
金已謀入寇特以善意給之館禮甚隆一日亮御便殿急使人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召連發數問綸條對亮不能屈還朝轉知院事未幾疾作除資
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移知建康兼行宮留
守卒贈光祿大夫諡章敏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徙北海祖父皆明經進士崇禮幼穎邁
秀發十歲能文聰敏絕人尤覃心辭章洞曉音律入太學晚始
登第調淄縣主簿由太學正遷博士改秘書正字歷工部員外
起居郎攝給事中嘗草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詞曰處心不欺
養氣至大言期寤主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
嶺徼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
不淹畧而就辭翰奇偉高宗以爲得之晚拜中書舍人賜三品
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再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隴無何以徽
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有巨寇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教民御

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者如故徙明州召復吏部侍
郎再執銓法遇兵革後簿書殘毀崇禮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
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建明重刊七司條勅悉書爲令尋轉兵
部侍郎時諜傳金人并兵窺川陝御筆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
崇禮言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蜀若不守江浙自搖又言君
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
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
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
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二者有開
風俗甚大不可不察御筆除翰林學士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
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進入崇禮言自來選用儒臣以奉
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乃改命學

士又奏楊惟忠邢煥不當以節度使致仕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論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二人其他豈可援以爲例亦詔如故典進兼侍讀史館修撰會重修神哲二朝正史崇禮言神宗實錄元祐所修墨本已是成書朱本多蔡卞附會乞將二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增飾言語變亂是非難以據修欲乞訪求故家文獻仍下取知湖州汪藻所編類事迹不所參照從之又乞如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其言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久之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崇禮以郡爲行都尉腋疏請得便宜從事乃繕城郭厲甲兵控扼海道綏緝封疆會劉豫導金人入寇境內晏

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乞閑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爲人端方亮直不憚強禦嘗草奏檜罷政制顯著其惡無所隱諱檜深憾之後矯詔下台州就其家索藁自納於帝前且將修怨故身後應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乞士夫亦無敢爲其任保者居內職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深得代言之體樓鑰嘗叙之以爲氣格渾然天成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張皞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中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收房州刑曹參軍劉子羽薦辟利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紹興五年召對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乃彼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雖士氣稍振然疲勞之餘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謂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除秘書
正字六年地震奏比年以來賦稅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
壑土著者失常業變異之由殆或爲此願修政事之闕以致生
民之安七年遷校書著作二郎兼史館校勘入對言吳蜀唇齒
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乏帥者已一年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
任州事者委任之此繫國家利害最要至於荆襄壽春宜亟選
良將兼有牧御之才者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
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輟出
爲福建運判上言人君之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外
有勁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今皆
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今皆以爲當然而更爲迂

闕之論此近於知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言皆切
中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
錄院同修撰金方猖獗封還防禦使何應詞頭謂應罰反賞何
以使人論王德已收復宿亳兩郡不宜擅退軍使岳飛勢孤乞
罷已降指揮未幾万俟卨論輟罷之復起除敷文閣待制知衢
州爲政頗尚嚴酷歲滿提舉太平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
古禮文之事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俄病疽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母鬻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
目不忘尤邃於易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改校書郎兼資善堂
贊讀爲殿試叅議官得沈晦第一徽宗素聞晦名喜甚時方有
事燕雲松年謂邊釁一開禍有不可勝言者坐忤時相意予祠
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貪吏望風解印以

與利除害十七事揭於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立國無藩籬之固二遣將無首尾之援三不攻敵技所短名爲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松年繼奏曰去年秦檜還朝褒贈何臬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宜詔有司詳考實狀以示激勸除給事中奏言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如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惟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秦飛艘往來之便時上欲選將奏言願陛下親出勞軍卽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上以爲然除命侍講試工部尚書副韓肖胄充金國通問使還拜吏部尚書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因條戰艦四利一張朝廷入之軍勢二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四牽制劉豫使不暇

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無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真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闢漸多名將不獨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西順昌積芻粟欲憑金人侵我邊鄙時韓劉岳各當一面三人聲勢初不相屬松年奏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以舟師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次平江命松年權叅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

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十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卒年六十。松年姿貌巍然。澹於財利。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請。喜賓客。俸入至不足供。所舉代皆一時聞人。薦拔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檜秉政。無不曲意阿附。松年獨鄙其為人。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上舍及第。除大學正。遷博士。校書郎。入對論。方今君子小人溷殺。邪正無別。檢邪得志。邀功生事。禍患方殷。而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宜以祖宗躬行之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與蔡京論事。不令奉玉局觀祠。久之遷著作佐郎。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歷車田司勳。二郎力言不可遣童貫蔡攸使朔方。不報。金人犯闕。命綱分守城壁。

旋解嚴綱獨不肯受賞。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時。方務姑息。諸將往往輕朝廷。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小忤。輒釘手於門。事聞。詔綱窮竟。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下階。按問罪。立具悍將為之歛。召權監察御史進起居中書二舍人。宗室令應特轉大中大夫。綱繳奏非祖宗故法。王居正亦以為言。命遂寢。張俊駐師九江。奏瑞昌令郭彥章執其營卒。彥章坐免。俊又乞免私家徭役。綱疏言中興以來。徭役功臣與編戶等。蓋欲共濟國事。不宜倖免。又彥章奉法守職。宜獎而反黜。無以示勸。詔從之。又請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乃詔宰臣呂頤浩監修。著為令。會推恩元祐黨籍時。無限制。陳訴者紛然。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論。始定。尋除給事中。檜黨魏矼希意劾罷。以徽猷閣待制奉祠。二十年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講詩周

南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歎曰久不開博雅之言尋權吏部尚書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必擇清望官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彗星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未幾叅知政事時上親政懲檜苛暴諭輔臣寬恤民力綱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乞鏤版宣布中外使皆知上德意告老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上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賜羊酒存問卒年八十四生平篤於自守嘗書其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初謚文定尚書汪應辰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嘉泰二年罷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不肯習新經字說不第十餘年後司業黃齊同知貢舉得其文欲擢爲首以風

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避寇陽美山中范宗尹薦名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耶入對奏今日之事不患其難患吾立志不堅建功不勇蓋昔人於難者必堅心圖之勉強爲之非若今以爲難不復有所事惟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如宣和靖康至於今日而又云難臣有所不忍聞矣上嘉其說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從之撫州守高衛獻甘露圖居正言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請却其圖尋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疏時務數千言論省費尤切謂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及至於終所費愈大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矣。居中與秦檜素善。初檜論天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
因面奏。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
言。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檜銜之。出知婺州。
舊例歲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有詔復崇
寧之數。又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鵝。鴿。色者。居正皆力言於朝。
免之。召爲太常少卿。兼史館修撰。遷起居中書二舍人。上稱其
言極得詞。臣體和州乞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當速如所請。除
自有自中出者。並繳還。仍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除直學
士院。拜兵部侍郎。出知饒州。改吉州。以言罷。屏居括蒼。帝諭其
弟。駕部郎居修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起知溫州。自知非出
檜意。必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
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

以任弟居厚其學根據六經。始楊時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
舉其端。子成吾志。遂刻厲十年。成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十二
卷。周禮辨學五卷。又外集一卷。盡哀安石與雋言之畔於道者。
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因言陛下惡安石之學。灼見其弊。安
石在上曰。安石學雜商韓。今日之禍。人徒知罪蔡京。王黼。而不知
由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不止。此因陳其釋經無父。無
君者。若干條。帝作色曰。是大害名教。孟子所距邪說。正謂是矣。
退乃序帝語。繫於首簡。居正書旣行。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
府。於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由舍選登第。調
嚴州兵曹掾。方臘亂。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而官軍退却。
州將歸罪。欲殺之。闡力爭得免。紹興閒。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

南皆辟置幕下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求嶽祠歸歷
鄂台二州教授給事林待聘薦名試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
吳益王府教授奏諸將專兵在外禁衛單寡有功輒邀爵賞有
過姑息不問上納其言遷秘書郎兼國史檢討檜啖以美官不
從久之罷奉崇道觀祠歷泉衢二州通判檜死起提舉兩浙市
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
應詔陳弭災禦盜之術上言四事一以外患困中國歲有聘幣
民不堪命二遣歸正人爲敵甘心怨聲載道三州縣吏漁奪賊
賄莫之誅禁四租稅已赦復征上澤例爲虛文是數者苟能實
心舉行何患不能動天地名和氣哉帝嘉納而諭所言深中時
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
孝宗卽位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單恩鼓譟希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爲施行再遣
議和闡奏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
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上頗是之是冬條上時務十事直斥
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闡與王十朋同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
及御書陞尚書兼侍讀會蕭琦等降闡請受之王帥收復靈壁
虹縣闡慮諸將深入無援請益兵殿後已而果失利衆論歸罪
於戰闡曰出師受降是也諸將自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
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張
浚軍聲復振金人求和闡力陳六害又言不與四州乃可通和
議論先定方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
殘酷虐吾民臣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之弱朝論避之直宿學
士院上顧問尤數常請增廣諫員帝謂朕非拒諫者奈好名實

直何闢奏聖度當如天不可與臣下爭名力引疾乞骸除顯謨
閣直學士奉興國宮祠陛辭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
卒年七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士大夫懷安成習知和
議之非者已鮮聞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一意言金人世讐不
可和者惟胡銓張闡而已子叔椿光宗末爲侍御史論留正擅
離位次棄國之罪除吏部侍郎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資州逵幼穎敏讀書
數行俱下好聚圖史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
出處大節根窮柢究尚友其人時論以逵文章似蘇軾故稱小
東坡云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當帝意
擢爲第一時檜意有所屬不悅之罷知舉王黼授逵左承事郎
簽書劔南東川帝屢問召除校書郎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檜意

愈恨又遣所親以百金餌之逵不受亦不往謝會廢御製芝草
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益怒曰逵謂今時尚未太平耶
方欲擠之未及而檜死帝臨哭還卽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
員外從帝如景靈宮帝屢曰之卽日引上殿面諭曰檜勢炎炎
不附者惟卿一人故始終皆朕親擢尋充普安王府教授勸講
至扈太子事王問於斯時也苟斬江充自歸何如答曰此非臣
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遷著作起居二郎明年同知貢舉盡
公考閱得王十朋閩安中諸人未幾兼給事中除中書舍人登
第僅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帝語王綸曰逵純正可用
蜀士未見其比所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
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薦帝皆可之以疾求外
尋卒年四十一帝投淚歎息久之逵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

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惜其論建不盡傳於世有棲
雲集三十卷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廕補承務
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
管西外睦宗院除諸王宮教授遷禮部郎官坐不肯追諡秦檜
父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
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吏不得爲姦兼權秘書少監中書舍
人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義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
劾官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
直學士院車駕將還除楊存中江淮宣撫使付以軍務珙不書
錄黃上怒曰珙父爲張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宰相名珙諭旨
其執奏如初乃寢其命中旨以沒入王繼先第賜田師中除李

珙督府掾珙皆論罷之出知泉興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值歲旱
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介遣田
寶錫欽率兵連戰破賊其徒有相斬捕詣吏者除罪受賞迨至
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金以降支黨鼠匿者悉招降之給據歸
田所上功狀詳實將材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上璽書褒諭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每進對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
心爲萬事之綱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
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三帝王之學告之知其必
能敬信功烈當不止此上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言
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逮且栻曉暢軍務曩幸
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叅知政事奏除福建鈔
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

穀帛巨億計值久旱上齋居禱雨一夕而應因奏陛下誠心感
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
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爲竦然龍大淵死上欲召曾觀
還琪力爭之又論殿前指揮王琪不當薦教授劉甄夫請併罷
琪上怒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其正直有才且肯
任怨改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入辭又獻六事至鎮首蠲稅務
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奉新民不勝餘稅而逃併失正稅亦奏除
之轉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兼湖北安撫使繼母卓氏喪懇辭起
復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服闕再知潭州安撫如故止安南貢象
騷擾定湖北茶寇盜竊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兼江東安撫行宮
留守會水旱奏蠲苗稅禁止遏糴貸諸司錢遣官告糴籍主客
戶竊下振給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糴闔境賴之進觀文殿

學士以疾告孝宗遣醫診視遣奏論近習用事今寄以腹心耳
目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
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既又手書與朱
熹決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琪精明果斷持繼母喪
至孝不廢內外總功之服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
所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間計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二

汪應辰 黃中 王剛中 劉章 劉儀鳳

金安節 尤袤 顏師魯 龔茂良 李彥穎子沐

王大寶 施師點 周執羔 李燾子壁 袁樞

黃祖舜

汪應辰字聖錫初名洋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讀書屬對

驚人且識奇字喻樗戲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聲曰

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從此受知家貧拾薪以繼晷從人

借書讀經目不怠未冠舉于鄉趙鼎延置家塾紹興五年年甫

十八廷策問吏道民力兵勢答言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
主反求而已上奇其言老成有體擢爲第一改令名故事進士
第一賜御詩上特書中庸篇以賜除簽判鎮東軍居鼎幕府事
悉諮焉聞張九成賢往從之所學益進名爲祕書正字會秦檜
方主和議應辰疏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
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
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顧乃肆赦中外褒寵將帥名爲休兵
息民臣謂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所
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時大則竄逐小或罷黜於是小
人一言迎合不次擢用畏懦之夫循默備位而忠臣正士反無
所容此上下相蒙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
預防常若敵至疏奏忤檜出通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永年院

一室蕭然餽粥不繼益務脩身講學浩然之氣裕如也張九成
謫邵州交遊絕跡應辰時通音問及父喪千里往弔起通判袁
州會趙鼎死珠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循守章傑誣爲阿
附檜移訊索文不得胡寅遺檜以書事乃寢改判靜江廣州流
滯十八年又坐與張浚善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
詩言於朝坐逮者數十家詞連應辰將誣以不軌適檜死幸免
名爲吏部右司郎官母老乞外知婺州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
室滲漏補積欠民不擾而辦內艱廬墓服闋除祕書少監權吏
戶二部侍郎兼侍講奏駁李顯忠冒安豐功賞至五千餘人金
人渝盟詔權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
在乎軍政不脩自講和以來將驕士惰兵不閱習敵未至望風
逃遁旣退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

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難國家者哉望發英斷嚴賞罰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璵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暉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名脊集議秀王封爵定其稱曰本生之親暨內禪典禮多所裁定初擬傳位日降赦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言契丹嘗以重熙紀元又舉唐太宗受禪故事改元在明年正月皆從之乃改明年爲隆興會議太上尊號應辰謂其事始於開元能於元豐不足取法矧太上有天下而不與意安顧此朝議從李燾陳康伯以光堯壽聖爲稱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謂堯豈可光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上皇問之怒因帝過宮語云汪應辰素不樂朕遂乞補外以救文闕得繼知福州居二年舉朱熹自代進川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陞辭特降

詔撫諭既至令宣撫吳璘以詔書申嚴號令又奏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請減二稅勘合蜀民使之朝議蜀中綱馬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得中止璘時老病應辰密奏大帥係國安危所當預圖詔令暫領其任璘死遂攝宣撫司事節制軍馬移司利州蜀道晏然繼者虞允文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言不便有四曰妨農擾民長姦起訟比令人自首收併不少其未盡者不宜煩擾詔速罷之蜀大旱詔問救荒策應辰言利閬絲梓軍馬糧料皆出於民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上從之邛之安仁饑民起爲盜檄捕誅渠魁餘悉撫定劉琪薦其學行才能

臣所不及得旨召還又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而後行入觀
上稱卿久在蜀留意民事寬朕西顧憂應辰奏尚有兩事一曰
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一曰對糴民輸米一石內就糴一石以
補州縣闕乏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願并除之拜吏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讀論畏天愛民六事與廟堂議不合德壽宮方
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上皇指謂上曰此水銀正乏買之在
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常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
又語陳良祐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撫舊事許奏應辰遂
力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韓玉被責揀馬過郡簡其禮玉
歸譖之連貶秩歸家不起淳熙三年二月卒年六十爲人接物
溫遜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祖業悉讓兄衢至無屋可
居不顧也遇事特立剛方正直敢言少從呂居仁劾安國游張

呂祖謙深器之子達繼登進士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穎敏受書輒能成誦補族祖蔭入官紹
興五年廷試以孝弟爲對其言動上心登乙科授保寧軍節度
推官恬退有守不附權勢檜死召爲校書郎歷普安恩平府教
授久之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有芝草生武成王廟祭酒
周綰欲以聞中不荅綰曰治世之瑞何可抑而不奏中笑曰世
果治何藉此爲綰服其言簡當俄充賀金生辰使還遷祕書少
監兼起居郎入對陳言邊事及備禦方略金治汴宮不久徙居
宜早爲計湯思退惡聞其言顧謂之曰何沈介歸殊不言此中
懼請補外不許尋權禮部侍郎金使本賀天中節遽聞欽宗之
計朝議待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臣子至痛尚何濡滯乎國
家大事萬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易月服除羣臣議

上壽當舉樂疏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
今梓宮實未葬遠可作樂乎事亦寢不數月亮果大入中論淮
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時楊存中爲御營使中又論其
不可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與陳康伯留城中敵退
衆慚服擢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大淵罷去
皆不書行尹穡希意詆爲浚黨改集英殿脩撰告老進敷文閣
待制致仕居六年上御講筵問侍臣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名對
內殿問勞甚渥拜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誅止作樂事去輒用
之至是又將錫宴奏中前說適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
言聖孝及此天下幸甚何獨欽廟梓宮置而不問上意漠然未
歲乞歸又陳十要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
吏陳方略考兵籍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上亟稱善

求去益力除直顯謨閣提舉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尋以龍
圖閣學士復致仕居鄉遇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咸敬慕
之朱熹來見再拜堂下願公坐受進於門弟子之列淳熙七年
進端明殿學士卒年八十五遺表不怙欽宗梓宮請還之又深
戒人主之權不可假之左右詔贈正議大夫諡簡肅有奏議十
卷藏于家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博覽強記紹興廷試第三除某郡推官
改左宣義郎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除洪州教授檜死擢校
書郎轉著作佐郎兼普安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
要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必務先自治擇將
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强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
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諱其言會西蜀謀帥以龍圖閣待制四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上御便殿臨遣賜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官大帥麾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據方面剛中至則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直入吳璘帳中責以大義曰此豈大將高枕時耶璘蹶然起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語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以備統帥又疏名勝士與募賓之賢以備部使州刺之選諸汰遣使臣有困絕者悉召詣府校善射者復其祿秩給以禁軍闕額糧其罷瘵不堪則均以義倉餘廩郡有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集三鄉夫兵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州人指曰王公甘棠也繕完府學禮殿葺諸葛武侯及張忠定公祠平黃巢募黥女巫殺妖蛇有詔階成岷鳳四州悉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父老遮道追送數百里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足疾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人犯淮趣令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隆興二年充南郊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乾道初進同知院事奏戰守實事和議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四事以疾卒于官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生平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鄉舉廷對
皆第一簽判鎮江軍入除正字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王府教
授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遷著作佐郎事王邸
四歲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因此受知秦檜恨不
附已風言者出倅筠州檜死名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
字兼玉牒檢討官累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歷權工吏二部
侍郎兼侍講上郊祀慶成詩尋以言罷提舉崇道觀起知信州
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除祕閣脩撰敷文閣符詔兼侍
讀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
以爲非春秋法時議經略調諸郡兵民以爲擾或譖少卿趙彥
端指言非是上怒因夜對上問卿監中有言朕者章不知狀從
容對以聖主所爲人焉敢議若所見不同時或有之上意頗解

免彥端罪人稱長者詔詢唐太宗問魏徵德仁功烈優劣上疏
諍復言此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方十載願益加意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告歸以顯謨閣學士奉祠上嘗問安否淳熙
元年予之衡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陛辭撫勞再三又遣祇
候蘇曦至家宣問改端明殿賜銀絹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
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
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甚見推許遂知名
登紹興進士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世恬如也擢第後秦檜專
權深抑蜀士十年始赴調尉蓬溪監資陽縣酒稅爲梁與榮州
二掾趙達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高宗謂蜀人道遠文學行
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所草

履奏以典雅稱改國子祕書丞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時欽宗服未除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
 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儀鳳獨言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
 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聖帝為欽宗備禮終制易月之
 制不同乞俟終制舉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
 雖是其言竟用栗議尋兼國史編脩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素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頗慕晉人
 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在朝十年每歸即匿車騎閉戶客至
 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
 卷國史錄無遺者久之以集英殿脩撰知邛州改漢與果州罷
 歸卒年六十六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性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

宣和中山太學擢第調新建簿紹興初范宗尹薦為勅令刪定
 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匱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今宜以為
 法除司農丞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除直祕閣安節言
 此崇觀弊政豈可踵之而廢近法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
 附麗梁師成梓坐奪職檜銜之會丁母憂去遂不出者十八年
 會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上言治民之道先德
 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惟事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無肯卓然以
 教化為務者願加申飭會獲偽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法安節
 言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力爭之得減等幸醫王繼先子
 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并逮悅道屢因人求免不從遷宗
 正少卿館伴金使施宜生屬顯仁后喪宜生邀以易服不聽遷
 禮部侍郎上言經義詩賦自來更革不一今通經者苦於賦體

歷刻習賦者病於經旨淵微。請復立兩科。詔從之。明年復作送
至楚州。責副使耶律翼。專巡檢王松馬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
葉義問再使金。金主言奪馬事。曲在翼。乃復元官。兼侍講。遷給
事中。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莘
老得留。駕幸建康。值金亮死。陳進取招納守備三策。繳還楊存
中宣撫江淮。荆襄勅書言其權寵太盛。非所以安全之。又劉寶
王權刻剝庸懦。用之何以激勸將士。皆納之存中。又議省江
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皆形勢之地。昔人控扼孔
道。魏明帝孫權得之而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存中議遂格。孝
宗嗣位。奏嚴內降之科。罷去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省
堂除歸吏部聽長官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變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爲

市會擢潛邸舊人李珂爲編脩官。龍大淵曾覲並知閣門事。皆
封還錄黃。奏言朝政方新。諫臺作氣自在。內兩府在外。大將罷
出。皆用公道。獨於二三佞臣。乃爲遷就。曲庇臣等。若奉明詔。恐
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恐負陛下之責。上怒。安節遽自劾。
乞罷命。竟寢。上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亦曰。金給事真金石
人也。拜兵部侍郎。議金將與三省密院書所責四事。俱不可從。
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奉迎。每因遣使。宜令恭謁。
凌寢。至於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乞祠。得請。
胡銓繳奏。謂安節乃太上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矧膺力未愆。
有憂國心。豈宜聽其去。上留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踰年。力請
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保。通奉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友。愛田業。悉推

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俱始為張浚所薦人勸宜往謝竟不往
及薦晁公武龔茂良亦不令其知中雖阨於權奸而能全名高
節縉紳嘆羨以為中興以來鮮有其比有文集三十卷并奏議
表疏周易解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少穎異以奇童稱從喻樗汪應辰遊入太
學冠多士尋魁南宮擢第為泰興令先是邵伯鎮置頓徒厲民
而金使率不受漕司輸藁秸一束至數金民以為病袤力請於
臺奏除之舊有外城頽毀急為脩築寇至果得全民感其惠為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讀書自守以靖退薦召除將作
監簿歷宗正祕書二丞國史實錄院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張
說自閤門入西府袤率館上書論之出知台州奏免五縣有
丁無產者三稅脩築郡城更加高厚未幾大水至賴以不沒民

誦其政作東湖四詩上之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
常平改江東歲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以振蠲下五
等戶租五斗以下悉除之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
隆興又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召對除吏部郎官兼
太子侍講左論德夏旱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
舒暢則悅抑鬱則憤近者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
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夫怨廩給賸削而士卒怨奏讞不時報而
囚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特貸其命而冤
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而負販者怨若此非特一事乞詔
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時南渡後恤禮散
失表討論典禮斟酌損益不戾古義使宜于今與禮官定廟號
曰高宗洪邁以漢光武為比請號世祖袤復率禮官顏師魯鄭

強籀錄 卷一百三十五
僞奏本朝廟制悉法前古祖有功宗有德自藝祖規創大業尊
爲太祖此後雖太宗混一區夏不得並稱真宗以來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光武以長沙王
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謙太上中典其事雖同然
親爲徽宗子繼體承祧將來祔主當在下子爲祖父爲宗失昭
穆之序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邁論遂屈又奏釋老之教矯誣
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會有旨定配享之議
袁言祖宗典故在祔廟後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非禮詔寢
之尋權禮部侍郎同脩國史因議明堂升配祖宗悉用以日易
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喪方在几筵不可配帝請
俟喪畢詔可嘗論人才乞收召趙汝愚于蘭孝宗復謂如卿才
識近世罕有前此何無一人言之命權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光宗內禪制冊成出其手人稱雅正開講奏願謹初戒始譏切
貴近舉唐太宗不私秦府故人爲法又言武臣諸司使八階爲
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逢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
近年舊法頓壞邊境積功累勞者僅得一階而權倖貴近之臣
悉歷華要姜特立惡其議已指爲異必大黨與祠紹興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除煥章閣待制兼講入對願上謹天戒下畏
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虛已任賢酬酢庶物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又言近者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
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共名陳源姜特立尤爲驚駭
向者二人得志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
誦陛下英斷自古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
若必二人有勞優以外任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

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進給事中
駁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轉官吳元允夏永壽
遷秩上垂聽納繳奏韓侂胄用應辦賞直轉橫行首壞國法開
攀援之門奏入仍令書行褒復表侂胄四年間已得二十七年
合轉之官今又超授四階轉二十年應得之官是朝廷官爵專
徇私求非所以爲磨厲之具也命乃格林大中以論事左遷率
左史樓鑰疏留不報手詔除耶律近黑承宣使表一再繳奏又
言祖宗爵祿陛下安可私加於公議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
然命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能賞甚濫表乞痛加裁節除禮
部尚書兼侍讀時上已病疾國事多列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
初屢奏請上詣重華其切及遺表猶以孝事兩宮爲言轉正奉
大夫致仕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簡方乾道淳熙間

程氏之學稍振忌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首言道學者堯舜所
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孟所以設教其臨財毋苟得則
曰廉介安貧守分則曰恬退言顧行則曰踐履行已有恥則
曰名節今皆日之曰道學用謂詆訾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
舉足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不
庶不壞於疑似表死後數年大行禁錮識者服其先見云嘗取
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內外制子棐
棐孫焯仕至禮部尚書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自少莊重孝友天至登紹興進士
調番禺簿父喪扶柩航海甫登岸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歷知
莆田福清二縣嘗決水利滯訟剛陂洫綿四十里歲稔發廩勸
分有方禁止遏糴船粟畢湊市糴更平常平鄭伯熊薦于朝師

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知官告院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陛辭言
天雨土日青無光乃田里未安行獄未清政令未當志邪未辨
害遇輒破家乃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序寬比限免代
輸咸便安之鹽本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
節帑繕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禾幾課最升直秘閣遇民有
墾曠十成田者請正其賦而寬其法以示勸農重本意奏可且
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
宣引將補御史者師魯大以爲恥力言士大夫且未論其才至
於立身之節不可不正師魯又論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
權倖一紆郡級皆指克師魯直於前以才稱後以貪敗皆見
施行久之升太府少卿師魯祭酒講明理學嚴禁穿鑿興廉

恥厚風俗歸魯學行素孚加以身先規約與諸生言孳孳以治
已立誠爲本使知飭勵上聞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
尋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又一時賜帶多
濫師魯言祖宗法度不可輕弛臣下非時賞賜梵舍不急之役
宜加節制今應奉微勞皆得橫金如觀瞻何高宗喪制典禮多
所裁定詔充遺留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皆簪花聽樂師魯反
復力爭金人不能奪還遷吏部侍郎尋拜尚書兼侍講請老以
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引奏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
以養清躬因任三年專以恤民寬大爲政蠲舶貨諸商賈胡尤
服其清卒年七十五諡定肅生平大節確如金石常曰窮達自
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時以爲名言師魯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人登紹興進士調南安簿邵武司法叅軍

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擢泉州觀察推官以廉勤稱改宣
教郎黃祖舜薦名試館職除祕書正字累遷吏部郎官言本朝
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狐疑願法景德之斷
戒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奏中興將相如趙鼎韓世
忠皆未有諡正宜首舉以慰忠義之心今內侍李珂沒乃贈節
度使諡靖恭誠為可惜竟寢其諡又言積陰弗解淫雨益甚其
占為變倖小人且江浙大水熒惑入斗正當吳分昔唐德宗自
謂不知盧杞姦邪此其所以大敗今龍大淵曾覲內外用事所
為姦詭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不
報卽居家待罪二人黜遂始起茂良廣東提刑卽番山之麓建
番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
葬中原衣冠沒於南者歲久湮廢訪得故趾更建海會浮圖丸

敢寄暴露者揜藏無遺名對崇政殿陳俊卿知其忠實欲留之
虞允文不樂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時江西大旱講
行荒政療疫厲免積稅止索逋發廩振贍全活數百萬賞功進
敷文閣待制名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實多願詔監司守臣募人從便耕種使民有餘粟雖驅之
為寇亦不從矣淳熙初除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拜叅知政
事入謝賜坐上從容語曰自今君臣之間勿事形迹朕每存公
道設有誤卿宜力爭諸事亦毋循私母援引鄉曲親舊對曰大
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適鄉人為潮
州通判不法有旨下帥臣體訪茂良遜謝不辯淮南旱奏取封
樁米振濟或云事當委於常平茂良言敵境咫尺民久廢業饑
寒所逼萬一不靖患害立見寧能惜此米乎自是民得全活上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嘉獎之葉衡罷太史奏台星不耀上命茂良行相事會慶壽禮
行中外覲恩澤茂良慨然曰此當以身任怨悉奏罷之薦朱熹
操行耿介宜蒙錄用劾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有詔令良臣分
析曾覲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繳進覲令直省官賈光祖當道
不避街司叱之曰叅政復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
朝廷大體因求去上遂與郡覲密令人誅之曰若論恢復必再
留茂良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怒曰卿五年不言恢復何故今日
及此覲黨謝廓然因劾之與良臣共擠落職責授寧遠軍節副
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諸奸死後周必大奏追復資政殿學
士謚壯敏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願以此得罪朱熹後得其
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云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故深爲歎息云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能記覽登紹興進士調餘
杭簿建德富陽二丞御史周操薦爲本臺十簿尹穉助湯思退
議和以叩穎彥荅曰人所見不同公旣以和爲是曷不明陳於
上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上不成奉身而退若但欲享其利而
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仗穉大怒陰排之改國子博士父喪終
權吏部郎中兼恭王府直講轉右史張栻葛單侍經筵言先王
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過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正爲今日聖
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上意乃解
太子立兼左諭德錄司馬充論建置宮僚講讀官奏疏以進言
詹事之職東宮內外無所不預事須白而後行上大喜卽以授
之仍兼太子臨安尹判官久之言皇儲宜一意講學若付以民
事恐非便益趣草奏三辭乃免俄陞中書舍人繳還張說樞筦

制命未幾拜禮部侍郎兼侍講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時廷臣
多以中批逐去彥頴言今欺蔽成風譖毀潛行臣下有過未嘗
顯逐中外莫知其罪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接
送金使還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熙二年叅知政事
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將以左司諫湯邦
彥爲中議國信使彥頴謂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克濟乃善若如
去年張子顏之行徒然無益臣恐邦彥新進輕脫必誤國事後
果辱命朝議下福建造海船至兩淮起民兵赴合肥訓練中外
騷然奏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民戶三
丁起二限三月而罷事尚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謂卿欲盡
撤邊備耶彥頴復執奏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
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

從之在任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御前封椿本以備邊
內侍籍白劄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輒發動億萬計因言陛下
方有意恢復苟妄費如此恐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
失之矣俄墜馬來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爲政勤約民感其
惠復召叅政事以病力辭諫官論其子毀人至死錮秩奉祠起
知婺州蠲屬縣稅復知紹興進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
致仕家居自奉澹約食米纔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
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爲將作
監嘗有所求於趙汝愚不獲韓侂胄知其有怨引爲右正言罷
逐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隴之嘉定初奪官竄死信州

王大寶字元龜溫陵人徙湖州政和間貢入辟雍建炎初廷試
第二授南雄教授監登聞鼓院以祿不逮養移病歸奉祠祿趙

鼎謫潮從講論語起知連州遇張浚亦謫得與其子栻同講學
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貿遷之地乞蠲減
免行錢從之改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語執政稱其留意經術書
有可采名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月椿錢無
定數吏緣爲姦乞爲定制折帛錢匹四千今輸六千盍從減以
惠小民升直敷文閣知溫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州有蔡岡
藜薄蔽翳山石聳確盜乘間剽劫大寶募民挾數甃道十餘里
行者便之改廣東提刑孝宗卽位除禮部侍郎奏古致治之君
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日征日和浮議靡定太
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復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一以
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傳沈該之罪劾汪澈督
師荆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澈坐落職遷大寶兵部侍郎

論及移蹕奏今日之勢殆未可亟願少寬歲月因力贊起復張
浚爲都督及符離失律羣言洶洶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大
平興國宮胡銓奏留之湯思退議罷督府又言危疑之際貴於
果斷持重顧不能小却大勇臣思非惟邊鄙可憂實恐蕭牆禍
起不聽未幾金果復入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中外
以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名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
財之道當務本抑末正言程叔達奏其復免行錢非是復奉祠
舍人闔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致仕卒年七十七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未冠通經能文游太學授學職以舍選
奉廷對調福州教授內艱服除改臨安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
對言陛下軫念元元恒恐一夫失所而郡邑搜求財賦惟恐百
務難集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困於征輸重以歲惡室且垂

磬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詔從
 之積官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兼太子詹事知制誥兼侍讀賜
 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蕩當廣備人材以待擢用上俾其
 器識可任公輔假翰林學士使金立班已定相者引親王至令
 退位師點屹然不動在廷相顧駭愕後金使至嘉其守正以為
 難及上言其靖重有守識慮深遠久需大用淳熙十年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常同
 宰相奏事畢復同周必大進呈文字上因諭各臣所見有關大
 體朕方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一辭
 今如此面相可否退不相銜甚副朕望師點奏臣等敢不竭股
 肱之力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行之已久
 會主計者乞定期督與命已下師點歎曰此策行上下逼迫

民不聊上矣力言於上亟追寢其議必大舉手曰使天下赤子
 不被箠楚之毒者公之賜也十三年辭樞密提舉國史院兼脩
 國朝會要明年復知樞密院事惓惓以搜訪人才為急手書置
 夾袋中三蜀去朝廷遠賢士難以自見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
 才行太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
 泉州紹興二年改知隆興充江西安撫使嘗語諸子曰夫人窮
 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吾平生仕宦初不枉道附
 麗任其升沉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
 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
 卷文集八卷

居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宣和舉進士擢第二授湖州士曹參軍
 選太學博士建炎初從駕如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

還觀會稽尋乞歸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
爲變執羔論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斬以徇
邑人德之繪像立祠通判湖州母憂服闋改平江歷將作太常
二丞時議建明堂太學樂廢不脩詔奉常肄習之因訪輯舊聞
庀工備器制作一新遷右司員外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
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請復進士聞喜宴舊例禮部赴試進
士十八年得免舉四試始特奏名秦檜因以科第私其子士論
謹謹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檜怒罷歸復起
知眉閬夔三州兼夔路安撫使漆播僞豪言部下夸叛請發兵
致討執羔移文詰之曰朝廷用爾爲長顧不能靖亂責將誰賈
豪懼斬叛者以獻自是夸獠惕息改知饒州除敷文閣待制乾
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玉道在正心

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除禮部侍郎上常患人才難得雖疎
賤得賜名執羔言今一介干進口舌相高殆成風俗真材必不
如是上是其言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居經筵二年每勸上辨忠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豎正之乃
更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
進所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嘗問豐財之術首請汰
冗兵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此又言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
乃國家一切不得已之政今諸路旱蝗宜視豐凶之數輕重行
之特蠲其災甚者上嘆曰無人爲朕如此言卽詔從之充安恭
皇后殿宮按行使日與闈人接卒事不交一言闈亦服其長者
不怨也尋求去上惜其老成留之除寶文閣學士告老提舉太
平宮賜茶藥御書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陛辭言閩粵江

西歲饑盜起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卒年七十七爲
人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至老手不釋卷尤
通于易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唐宗室曹王後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自
少力學恥讀王氏書甫冠博極載籍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
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紹興進士調華陽簿遷雅州推官改知雙
流力行教化訓仕族張氏子居喪爭產治民不白母鬻產者于
法悉皆艾悔有暇則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悉力研覈本朝
典故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
編又效司馬光體爲百官公卿表畏秦檜當國不敢奏及死史
官以聞詔給筆札來上孝宗常許爲序及御書續資治通鑑長
編七字賜之然竟未及賜也辟制置王剛中幹辦公事擢知榮

州榮因溪爲隍夏秋民苦水潦爲築堤防之轉潼川路運判劾
守令不職四人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
頒以爲則乾道三年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
爲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母增兵杜諸將私獻覈
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
議權罷用樂燾言古禮并建隆舊制惟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自
崇寧大觀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舊制詔
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又言中興祭禮未備請命太
常叅校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同異脩成祭法行之
乾道新曆成未有大驗燾奏舊曆多差不容不改然不叅驗無
以知其孰得孰失乞申飭曆官討論遂詔監視測驗五年遷祕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實錄院檢討尋與宰相虞允文論事不

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今宜寬侵冒之禁。廣收募之術。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如咸平元豐故事。推恩勸課有勞者。詔從之。八年進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夸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母溢額戒官民毋於夸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地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羸語涉誣謗上謂憲臣按奏火數職也何預史事命提刑李繁劾實貶熙志二秩罷之。熹既一秩改江西運副且許臨遣熹感激奏言日食地震皆陰盛主譏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嗚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揭之座右進秘閣脩撰權國史兩脩撰乞復

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後周必大申其說卒行之。權禮部侍郎屢進讜言會雷震太祖廟柱及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熹謂非所以畏天變上以為愛朕賜金紫因幸太學為執經官真拜侍郎脩徽宗實錄薦名呂祖謙為檢討夜直宣引賜坐奏言邇來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宜謹股肱耳目之選復賜飲與茶而罷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熹為社壇祭告官俄因御史劾其子壘考上舍策問語連及熹壘罷出熹知常德申奏禮辰沅靖四州各置營田募弓弩手境多茶園聽其自售句祠奉興國宮明堂禮成以熹常首建議復除敷文閣待制起知遂寧召對延和殿時上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嘗嘆功業不足熹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天應乃至因舉陸贄奏議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上力

行之進敷文閣學士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
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之
下并兩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進見無時浮費頗
多上因宣對嘉其忠愛曰顧朕老矣安得有此近惟葬李婕妤
用三萬緡他無所費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燾奏心天王
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陽氣潛藏陰氣乘之故比他食
爲重昔晉何曾議武帝無經國遠圖陛下當以爲戒明年有疾
乞致仕不允命給事宇文价臨問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手劄
贊減四川酒課病革口占遺表辭氣舒徐卒年七十上聞嗟悼
贈光祿大夫諡文簡後累贈太師溫國公燾性剛大特立獨行
無姬妾愛玩不殖產業篤嗜在文字間立朝每正色以訂國論
張栻嘗稱之曰李仁由如霜松雪栢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自

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依
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史記
詔藏祕閣因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葉適以爲春
秋之後纔有此書又撰易學春秋學五經傳授尚書圖大傳雜
說七十二子名籍奏議及文集四朝史彙通論南北攻守錄七
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
鎮年表晉司馬本支齊梁本支王謝表五代將帥年表合數十
百卷五子屋堊塾壁壘初燾自以不預制科心常慕之命屋堊
習焉尚書汪應辰薦屋堊文行申式爲祕書正字遷著作郎兼國
史實錄院父子同主史事縉紳榮之後早卒壁與壘皆文學
知名蜀人以比三蘇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言屬辭精博周
必大異之燾因自舉孝宗以爲可用初蔭入官登進士名試正

字寧宗徙著作郎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與尚書蕭達討論韓侂胄平章國事典禮受命使金還論襄陽形勢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時用師方銳侂胄意不懌壁度力不能回乃迎合其意奏自秦檜倡和以來廟謨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爲宜亟貶檜示天下以讐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追檜王爵會葉適不草侂胄出帥詔轉以屬壁拜禮部尚書參知政事敗後因招飲侂胄覺爲師且所誤酒酣壁微摘其過窺侂胄意向已乃極言其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宜竄之以謝天下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宜誅之以謝淮民皆坐貶極又貶丘宙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會有報書歸咎首謀侂胄大恚不許議和壁復言隆興之初張浚銳意復仇後權宜就

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稍悟吳曦誅議用重臣宣撫壁薦制使楊輔副以安丙及丙殺楊巨源輔恐名變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壁又舉汪應辰命甲亦權撫事金復使方信孺歸言金人欲縛送首謀之人侂胄益忿或勸壁速去母與分禍謝曰我去誰適謀此又密贊史彌遠謀阻止錢象祖奏審侂胄誅進樞密同知御史葉時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俄復官奉洞霄宮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傳檄諭降潰兵張福適官軍至挑戰賊忿燔城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若下牌手來會威欲乘夜火攻壁曰攻之必多殺士卒授長圍法斷賊汲路糧道使不得食賊遂成擒尋引疾奉祠卒贈資政殿學士諡文懿生平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消塵錄中興戰功

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授毫錄臨汝開書 重紹定四年授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
四州宣撫使代桂如淵奏蜀漸次收復然剝殘之餘緩撫爲急
宜降德音釋見繫囚給流民牛種其淮西被兵之處亦如之二
年四月改同簽書院事督視京湖軍馬發行都并湖廣會于百
餘萬犒師是年六月卒贈資政殿大學士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幼力學嘗以脩身爲務周必大劉珙皆期
以遠器試禮部第一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
部試官除太學錄輪對勸開言路之責以養士氣定恢復之計
以圖萬全抑僥倖之徒以崇忠孝其言頗主張說上色不怡外
補嚴州教授患司馬光通鑑浩博爲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作通
鑑記事本末叅政龔茂良奏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朝

臣諸帥命熟讀之曰治道盡在是矣名爲太宗正簿入對言曰
竊聞陛下常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
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因歷陳往事自漢武
下至唐文皆以偏聽奸佞馴致禍亂且曰人臣固有詐僞似誠
儉佞似忠者苟陛下與之圖事進退天下士後必爲累上顧謂
曰朕不至此樞頓首謝曰所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俄遷太府丞
奏士大夫頗爲黨與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
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
內廷行廟堂之事近侍叅軍國之謀雖云總權綱專聽覽而或
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又
言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陛下銳意北伐臣願蓄威養銳
勿示其形復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若今議者欲制宗室

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獄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
之等展郊禮之歲緩科舉之期此皆近來從窄之論會兼國史
編脩分脩史傳章惇家以樞同里宛轉爲請樞曰子厚爲相負
國欺君吾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敢負天下後世公議總史事
趙雄聞之歎曰無媿古良史矣權工吏二部郎官兩淮旱命廉
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言近來徒知備江不知保淮
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尤爲不急尋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
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
壅塞則人主之勢孤威權在下而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
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而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
公議今朋黨尚在臺諫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上善之遷
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侍御史冷世光納賂

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手詔權工部侍郎兼監子
祭酒未幾予郡復以從臣劾御史貶兩秩光宗受禪叙復元官
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擢右文殿脩撰知江陵府江
陵瀕大江歲浸民無所托徙之故城爲室廬居之種木數萬以
爲捍蔽民懷其德尋劾罷奉祠卒年七十五聞居作易傳解義
辨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黃祖舜福清人登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銓曹專用資
格擢任縣令若委郡守選擇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守屯田
員外郎徙吏部出爲泉州通判將行上言經天下亂後多有抱
道懷德之士老於韋布自今宜命州縣薦舉學行脩明孝友純
篤者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有卓行尤異州以名聞是亦鄉
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留爲倉部郎中遷右司權刑部侍郎

兼詳定勅命司復兼侍讀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言其
詞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尋升給事中薦李寶爲帶御器械張
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以祖舜言乞爲限制遂
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臨安官田授汰去使臣祖
舜又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田僅一千一百畝給者不及
其數事迄不行駁奏梁邦彥養子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不宜並
除開門祇候脩撰本以待文學知池州劉堯仁知新州韓彥直
不宜俸升故資政殿學士楊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不當予遺
表恩秦熺預其父檜謀議不宜死贈大傅俱遷閣追奪有差陞
同知樞密院事上以金亮犯淮怒劉汜敗王權走將誅之祖舜
言論法固當但聞劉錡病篤素有大功一旦誅此二人錡必愧
忿而死是兵一敗國家遽失三將大快敵人之意上嘉納之孝

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三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李祥

樓鑰

應孟明

楊大全

李大性

徐誼

項安世

丘密

倪思

詹體仁

柴中行

彭龜年字子壽江西清江人少孤事母盡孝既長性穎異讀書

能解大義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遊學問益明

登乾道進士授宜春尉轉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

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官龜年上疏乞復其位又

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

以伸倖臣之私遷國子監丞兼魏王府教授御史林大中薦爲
三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嘉王府直講上疏光宗言陛
下親視壽皇曩事高宗備極子道今壽皇止有陛下一人聖心
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故降旨暫免到
宮蓋恐外人竊議爲陛下辭其責其心非有他也自古人君處
骨肉之間一與小人謀則交構往來不免嫌隙今雖萬萬無此
然臣竊慮外無韓琦富弼呂海州馬光之臣而內臣之中已有
任守忠者在焉又言宰執侍從但能持父子之愛調停重華仗
父子之義責望人士至於疑間之根曾無一語及之竊聞陳源
在壽皇朝得罪最重今復進用間諜兩宮罪實在源願遂發威
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變興負罪引憾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
宗社有承顧不遑歟疏入光宗期于重華都人歡悅除起居舍

人入謝上諭此官以待有學識人非卿無可者龜年退迓祖宗
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且言臣是書大意以防宦官女謁此曹
若兒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他日又奏臣所職記注凡
人君言動必書近以車駕闕於問安書至數十矣陛下不奉三
宮而獨出遊幸王津園恐不可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
王講讀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也願臣等言教孰若陛
下身教之爲切哉屬壽皇不豫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就視朝班
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鬢髮上曰素知卿忠欲何言龜年仰
奏事無大於不過宮者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寂然臣實痛
心余端禮進曰臣子扣額龍墀曲致忠悃豈誠得已上諭已知
無何壽皇崩寧宗受禪之夕召對言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
固辭今但當曲盡人子款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

又與黃裳同定往朝南內及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太上無徙宮之意欲別建泰安宮龜年奏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重華一宮未為不足今陛下但居狹處奉太上居寬處天下必能諒陛下此心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繳奏劉慶祖落階官御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御批而遂書哉除兼侍講言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不在多言泛論因問朱熹黃裳陳傅良黃由沈有開李獻京鍾黃艾鄧馴可充講官否對曰陛下招徠一世之傑必如此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遷吏部侍郎兼侍讀會暴雨震雷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頃之朱熹約龜年共論侂冑之

姦會護伴金國吊祭使熹乃獨上疏見絀龜年間之附奏云熹罷臣宜併斥不報歸復條數其姦言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大臣不知獨令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亟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朕方托為肺腑不意如此內批予侂冑祠已乃復入龜年力求去詔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兼湖北安撫使未幾呂斐論罷之復追三官停勒嘉泰元年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平生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始終卓然特立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顏面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并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贈寶謨閣直學士諡忠肅寧

宗對章穎等稱龜年忠鯁可嘉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進士調巴
州通江尉益務進學爲文迥出流輩見者驚嘆蜀中苦和糴裳
賦漢中行以諷總領李夔夔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叅
軍制使留正薦召對遷國子博士母喪服除光宗進祕書郎嘉
王府翊善首講春王正月言周之王卽今之帝王不能號令諸
侯則王不足爲王故春秋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之
郡縣卽古之諸侯雖境土不比祖宗時十分之四然猶跨吳蜀
聯荆廣帶閩越任民事者二百州任兵事者九都統也苟不能
統制則帝不足爲帝尚可以服之乎王問何謂九都統裳曰昔
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隋亂今大王年已過之而國家九都
統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王以其言人所難堪惟我能

受之又講左氏禮有等衰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聞東宮
舊人吳端詣王王接之中節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
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曰九流學術
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終以百官各述大旨歷引前代危
亡故事以爲儆戒每日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
師遇有不安者不可爲也他日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以爲
太多王曰講官訓說明白臣心樂之不知其多也每誕節陳詩
以寓規諷會初製渾儀并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天
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之境土又以所講經爲詩以進王喜
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壽皇諭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一
日宴宮中王爲光宗誦酒誥有詔褒勞裳因薦朱熹學問臣所
不及若召賓府寮必有裨益上嘉納之紹興二年遷起居舍人

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弊有三一私心二勝心三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此心一生必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必忿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苟至於忿必有不得其理者如潘景珪常才陛下亦遇以常人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黜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鮮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壽皇御極拊循將士三十年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者請分鄂渚兵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以方宴安裳所言多不售未幾除給事中奏趙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雖奴隸亦知其心如青天白日今御史汪義端再疏醜詆

言其宗室不可執政所見殆奴隸之不如於是義端與郡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仍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嘗疏請光宗過宮上起裳涕泣執其裾隨至宮門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亟斬舜卿又奏陛下惑於人言未究孝敬之實疑心一萌方寸隨亂遂至天變亦疑而不知畏民困亦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欲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近小人凡此皆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輕而肆侮中外將起而爲亂小人乘間抵隙軍士或萌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裳初病疽尋愈至是憂憤疾復作連章請外言臣職有三以待制言則前後三諫而不聽職可廢矣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以侍講言。則不問安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以翊善言。既不
能孝事壽皇。將何以勸勉皇子。以上二職。又皆可廢。遂出關待
命。壽皇崩後。臨畢病不能朝。寧宗授禮部尚書兼侍讀。力疾入
謝。奏左右迎合。有二大憂。陛下委任大臣。正得人君持要之道。
而迎合者謂事決外。延權不歸上。獎用臺諫。正得祖宗設官之
意。而迎合者謂人主不得自由。惟此二者。能不拂然於心乎。又
切於陛下之身者。三事。曰篤孝。愛勤學。問薄嗜。好今。或勉強行
之。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昔孔子云。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由其持心之一也。詩云。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
一也。伏願自茲以往。凡有除授。必使大臣知之。時侂冑已有弄
權竊柄之萌。趙汝愚尚未覺。裳先事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五
年之功。無使壞于一旦。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

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諡
忠文。裳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
而辭切。事該而理盡。凡可以開導上心者。知無不言。且篤於孝
友。推賢樂善。出乎天性。為文明白。條達鄉人。陳平父兄弟。乃張
栻門人也。裳與之講學。師友淵源。有所自來。所著有王府春秋
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江西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定江軍節
度推官。遷校書郎兼國史編脩。歲旱。應詔言。陛下禱祀羣祠。宥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采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
不誣。獨不知其所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願以所上封
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改。如此則治象日著。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皇孫英國公聽講。至脯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謂年少務學。恆人猶難奈何。止之。因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擢戶部員外郎。孝宗諒闇。太子叅決庶務。以點兼侍讀。使浙右。還。遷起居舍人。兼侍立。脩注官。光宗改太常少卿。使金。告卽位。會彼國有喪。迫使易袍帶。不從。又詰以不當輒言寶位。點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于至尊。金人不能奪。使還。論曰。卿舊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己。故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君上。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若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于天下國家。故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忤而能得志者鮮矣。用其所取悅而不得志亦鮮矣。昔明王知此。於君子則極

所以主張而覆護之。於小人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凡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騰於衆口。此聲豈可聞於敵國。又言嘉王年及弱冠。此正親師取友。進德脩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伴燕閒。遂除黃裳翊善。車駕將朝。重華宮旣而中輟。點奏三綱五常所係甚大。自天子達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關者。豈今以爲常事。而反忽之。上猶豫未決。復奏。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事親。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而望。萬一思念成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哉。又言竊聞嘉王生朝。以報劬勞之德。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皆不聽。乃屢求去。不許。轉權兵部尚書。駕將幸玉津園。又奏。陛下爲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祇緣郊祀違豫。因

此督過讒間遂生臣謂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以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乃至陛
下獨虧子道衆口謗讟設有禍患不可不慮上言卿等可爲朕
調護點言父子之親何俟調護若但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
諭以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復率講官言陛下雖有此心何以
自白會壽皇有疾隨宰執求對閣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衣
起點亟前泣奏壽皇疾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
至福寧殿內侍閣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復隨班起居詔獨引
點入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上言故事引裾尚可何得輒
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崩請上執喪許而不出前後
共侍從列奏凡三十五自上奏者十六其奏疏重華上書嘉王
汲面對口奏咸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九月有事明堂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
保諡文恭爲人天性孝友端介有守無矯激崖異之行義利之
辨皎如日星或言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尤當先論其心心苟
不正才雖過人何足取趙汝愚泣言點與黃裳相繼淪謝非仁
臣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隆興進士爲錢塘縣簿臨安尹姚憲俾
攝錄事叅軍每事下有司避者以巧發爲能必監視鍛鍊囚服
乃已嘗誣武臣子誹謗朝政上命鞠之旣而無實具以白尹尹
驚謂上所命得無實乎對曰卽坐譴當自甘憲乃具論如祥意
上喜曰卿吾爭臣朕幾悞矣擢憲爲諫議大夫調祥濠州錄叅
會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久不決監司檄祥往訊卒歸之民未
幾其人易守濠祥以嫌換廬州司理升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歷

太學國子博士司農宗正二丞密院編脩兼刑部郎官在朝八年由軍器少監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轉淮西運判時兩淮鐵錢未定疏乞廢定城興國漢陽三監官賜錢米銷濫惡者更鑄紹熙新錢從之俄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陞祭酒上疏頃者壽皇臨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亂起不時國命危如絲髮尚賴趙汝愚不畏滅族以決大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誠社稷之臣奈何一旦棄之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哉不聽出爲湖南運副言官劾罷之奉冲佑觀祠大學諸生楊宏中等上疏懇留俱得罪去祥遂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樓鑰字大防郵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敵得不改由宗正寺簿歷大府宗正二丞出知樂清捕除倡亂數人光宗嗣位召對奏今法網甚密願陛下以軫念民命保養元氣爲急凡有剝意增設禁令者寢而勿行除考功郎官盡革吏姦一以簡要溝通爲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所代王言得制誥體刑部奏天下獄案多上中書奏裁以致政務不清宜省之鑰力論三省制刑古有明訓不可而止會慶節上壽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期口無復再展以全聖孝始得進書成禮俄兼直學士院寧宗內禪詔書當其屬草內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

引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并藏順翼宣三祖之主遇祫祭卽廟而饗詔可朱熹罷講職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寒侍立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且令脩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先語人曰樓公當今天下人物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嘆曰樓公於是大過所望矣俄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於講筵不報遷鑰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韓侂胄嘗副鑰爲館伴恨其不附已遂奪職告老誅後復起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雖年過七十精敏絕人凡詞頭下立進以草趙崇憲奏雪父冤力主施行金求兩侂胄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何恤姦凶已斃之骨哉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嘉定二年拜叅知政事凡位兩府五年求去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年七十七卒贈少師

諡宣獻生平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應孟珙字仲實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進士調臨安教授擢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御史葛郛王蘭薦爲詳定勅令所剛定官輪對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不得安其生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願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并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記其姓名示宰相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察其冤釋之出提舉福建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宜悉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無學則流爲

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今帝以爲然尋除江東提點刑獄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先時鹽法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至卽條具驛奏其弊始除禁卒朱興結黨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卽位召爲吏部員外郎歷左右司再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卒孟明本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佯遷韓侂胄嘗遣其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荅士論以此重之

楊大全字渾甫四川青神人登乾道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聲紹熙三年召監登聞鼓院會太學生龔日章等百餘人上書以投匭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日達聰之地今

乃使人視爲文具吾何顏以尸此職乃自爲書以諫力請過宮疏凡三上其略曰臣聞志於愛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恥以言獲罪惟懼言不聽從自古大者身膏斧鑕次亦流竄四裔小者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旣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饗富貴甘參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旣皆貪祿懷姦之士臨難何有伏節死義之人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死者陛下皆不之信若建康趙濟武興吳挺今皆不虛然則略有幾微見於朕兆者可不爲動心乎萬一或有蕭牆肘腋之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陛下復不信之必坐受其危亡矣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吳越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其憂者毋自壅其聰明疏入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遷司農丞脩高宗實錄

充檢討官有力薦爲臺諫者韓侂胄聞其名欲見之大全笑謝不往丐外除知金州開命卽行時實錄將上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先祖積中嘗爲御史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叅選部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請復元豐舊制許六察言事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除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主吏部架閣文字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實錄核其正外率有據依孝宗讀而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會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楚城移他所大性力持不可朝命使臣廉訪具以實聞言城爲晉義烏間所築功最堅與大性合

詔遂罷築名除太府寺大宗正二丞兼倉部郎官尋改工部抗疏言今朝政清明乃使正人如陳傅良彭龜年黃度楊方諸臣皆以言去位臣甚惜之矧數人之心皆本愛君旣不顧惜恐端人正士自此解體去者將不止此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疏引檀弓成人有言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設若陛下必侍金使吊祭者至然後執喪恐亦如此言貽譏中外不報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官提舉浙東常平兼提刑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至司農卿戶部侍郎出知紹興期年升尚書條陳用兵利害不宜輕舉忤侂胄意出知福州移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正當用兵之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至則首議振貸奏罷前官虛羨免流民征權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亾付身凡三千四百餘道令率繳上毀抹武選爲之一清江陵錢重楮輕民以爲病乞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依襄郢例通用鐵錢自此泉貨流通復業者衆入除兵刑二部
尚書兼詳定敕令有議金國分裂欲舉兵北伐者乞令朝臣集
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三世官于
朝父子兄弟皆爲名臣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登乾道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
末年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
進諫以爲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又
論樂制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禮
之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除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上領
之至郡出歙婦冤獄人稱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

轉左司連諫上久不視壽皇疾誼進諫退告宰相曰上雖從容
慰納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乃真疾也宜禱祠郊廟請皇子嘉
王叅決政事留正懼不能用壽皇崩上不能成服誼又以書進
趙汝愚曰公內雖心惕外不可坐觀遂因吳玘請太皇太后執
喪扶嘉王代祭皆預焉及內禪議興誼謂國家安危誠在此舉
汝愚問策安出對曰此大事非憲聖慈命不可因薦同里蔡必
勝與韓侂胄同在閣門可因而招之汝愚意始決迄於得請誼
之功居多寧宗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工二
部侍郎知臨安府告汝愚曰侂胄小人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
所欲然後從而遠之汝愚不聽然雅重誼凡除授建明多所咨
訪誼亦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已而怨者日衆力勸汝愚早退願
因阜陵訖事以去侂胄益肆無復禁防誼乃直面諷之侂胄疑

將排已首往謁誼稍通慇懃退而束裝僞去冀誼還謁留之誼不往益懷怨恨劉德秀胡紘希意劾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久之移袁與婺州許自便復官奉崇道觀祠起守江州加集英殿脩撰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兼江淮制置使誼日與諸老將接熟於行陣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金初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鈔掠時出宋師遇者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奔江南與建康日數十萬計誼乃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申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卒諡忠文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名試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上書光宗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勃興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或早或暮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卽位應詔言立國之本在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若何比秦漢隋唐時又若何其狹且少有不待言復命版曹具一歲之賦祖宗盛時所入幾何建炎至淳熙所增幾何內外百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賞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待給之費幾何其侈且濫又豈待言耶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下之費莫如兵然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其次莫如宮掖然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其不敢省者事在

列傳卷一百三十六
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設若一人肯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莫不從風謹節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四裔盜賊之變何所畏哉不報會朱熹與祠去安世率同館上書竊聞人主患不知賢若明知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亦患不知公議若明知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名畀以從官俾侍經帷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御筆逐之不經宰執不由給舍舉朝驚愕以爲駭異變常之舉臣願陛下收回內批復留之經筵輔益聖學人心公議兩皆不失亦不報言者乘機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罷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薛叔似怯懦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

解圍復上高悅等功命權宣撫使升太府卿安世素與宣諭吳獵友善及是招軍多不逞好鹵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獵客王度爲宣撫幕官安世亦斬度以報獵聞于朝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臺章奪職罷歸嘉定元年卒淳祐四年贈集英殿脩撰所著有易玩辭他書行世

丘密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觀察推官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首薦密有旨賜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方始可議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又言無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退待罪上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蘇湖皆被其害密奏翔築三月堰旣成三州斥鹵

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論楮幣折閱朝議從其請公私
出納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天下便之移知吉州召除戶部侍
郎密院檢詳文字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
不合密徐告以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
難之卒屈服上喜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皆卿力也尋以忤樞
密王抃奏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
直徽猷龍圖二閣再知平江移紹興改兩浙運副以憂去光宗
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改戶部擢煥章閣直學士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陛辭奏吳氏世將之患言吳挺脫有
他故兵權不宜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
死密奏乞遷他將代之仍置副帥令興州守臣併利西帥司歸
興元以殺其權識者服密先見遷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中

丞謝深甫論罷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入奏侂冑知密平日力
主復讐招與相見因出示北伐議密曰中原淪陷在我固不可
一日忘然兵凶戰危勝負未測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此必有夸
誕貪進之人以僥倖於萬一宜亟斥絕無貽誤國大患進訖文
閣學士改知建寧將行侂冑語以此事始爲遲之密贊曰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已侂冑問金人置平章
宣撫河南奏除密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敵未必
決意敗盟且當開示大體申警軍實使中國常有必勝之勢若
釁自彼作我方有辭其議遂寢移書又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
密復報曰使名雖異其示敵人以嫌疑之跡則同且僞平章宣
撫旣寢尤不宜輕舉侂冑滋不悅然業已用兵升寶文閣直學
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旣而王師果潰侂冑遣人議招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敗之罪。又奏泗州孤立，淮北倘敵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則所屯二萬精兵首尾中斷，墮敵之計。莫若且棄泗州，還軍盱眙，務全淮東兵力，以爲兩地聲援。從之。會金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乃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有韓元靖由北來自稱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荅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得金行省幅紙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荅書辭順。密復以聞，再遣陳璧充小使，璧歸具言金人詰問既欲講和，奚復出

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彼旣指侂冑首謀，移書暫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密提舉洞霄宮。代以張巖，侂冑誅起爲資政殿學士。再知建康，改江淮制置大使。先時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至，卽隨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又同轉運使張頴，揀刺其西路爲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月省餼數十萬計。嘉定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病丐歸。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語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乾道進士宏詞三科，累遷祕書與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與尤袤對掌典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思一夕併草除公孤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脩注官，奏陛下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

彼者則勝以儉。彼暴則勝以仁。彼怠惰則勝以憂勤。請增置諫官。又請名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兼侍講。會有詔發封樁庫緡錢。思言封樁之設專用以待軍興。往歲所入約四百餘萬。所出不及二萬。至紹熙始移他用。自此封樁日廢。請毋發給它費以復舊制。又請諫官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疏勸朝重華宮。上一日召見嘉王。思奏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于政思。因進講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諷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齊。由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若漢呂氏。唐武韋。比比而然。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私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

興寧宗卽位。改婺州未上。奉興國宮祠。召復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罷之。出知太平。改泉州。建寧久之。召為禮部侍郎。侂胄先以書致曰。國事如此。公一世人望。豈宜專意潔已。思報言。素愧方拙。恐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獨不肯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祖泰竄謫以來。誰肯披瀝肝膽。觸冒威嚴。至於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向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自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恩父者。諛文豐賂。又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語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而為小人蒙蔽。今師旦已敗。周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勢。不得下。此林甫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誅復召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

議事堂閑習機政革權臣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者痛舉為戒
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奏金人求函侂胄首有傷國體真拜禮
部尚書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仍蹈覆轍臣恐
一侂胄誅一侂胄出意指史彌遠也既而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言宗社豈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金
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益恚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移福州及陳晦草彌遠拜右相制用昆命元龜語得除殿中侍
御史思歎曰昔董賢拜大司馬蕭咸見其冊文有允執厥中一
言以為堯禪舜之文心懷大懼今制詞所引乃舜禹揖遜也天
下有如咸者讀之得不駭乎晦因劾思潘臣僭論麻制鑄職罷
歸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胡宏劉子翬游調信豐尉金人

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祕計辟以為屬體仁少從朱熹學以有
誠慎獨為主文詞明暢悉根諸理登隆興進士調浮梁尉郡止
獲盜功狀當賞體仁不願改晉江丞梁克家薦為太學錄升博
士轉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
為胥吏執役旋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
諸郡積逋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剽掠為變體仁語諸戎
帥討而後聞羣黨悉散轉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
言大易於家人後次之以睽其上九爻詞曰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以言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
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夫人倫
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溷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
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

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
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其言慨切趙汝
愚將定大策以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達意少保吳玠寧宗登極
天下晏然體仁協贊之助爲多及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
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
未之或有宜尊諡曰孝從之又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妥安
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復論罷
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時師旦已躡躋大官
遣介通慫慙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自矣烏得污我
固却之未幾復起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二萬四千蠲雜賦八
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因歲凶以便宜振救先
發後聞侂冑議開邊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

時皇甫斌自負將家子好言兵策其必敗其言悉驗開禧二年
卒年六十四爲人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周必大當國疏薦當世
名士二十餘人體仁預焉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治
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登紹熙進士除撫州軍事推官任滿值
禁僞學銓司令自言中行奮筆書曰從幼讀二程書取科第如
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教授士論壯之母喪免辟廣西轉運
司幹官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羸運司委代行部問
民疾苦捐鹽息加惠遠民會將剡薦當道客以語嘗之中行正
色荅曰某自來恥稱人爲恩相恩主幸毋汗我嘉定初主管吏
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論主威奪而國勢輕士夫寡恥
骨鯁乏人權臣用事包苴猶在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行痛

繩賊吏之法。又言太學風化之首請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力言于長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利器械儲糗糧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乞朝廷號令諸將首尾相應敵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旣多雖危不敗必無吝賞失信務在激昂人心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提點刑獄謂襄陽必爭之地禦備尤宜周密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官征罷黠吏甘雨隨至復因官取監息課雖日增而鈔日以壅中行榜通衢不取一錢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領京西帥漕移屯襄州命考覈兵額存者纔半中行亟招補虛籍劾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改江東湖南豪家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中行一繩以法發華亭令貪虐按治之入爲吏

部郎官上言好進好同好欺三弊遇事持正銓綜平允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言剛德者人主之大權初政則用以立治本更化則用以除權姦曩者更化元氣幾回比年安於無爲復求安靜頗厭人言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覘其機聽觀雖美實無以厭服天下之心是以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此正今日之大患也除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雹交作邊烽告急淮甸震洶中行奏內外三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廷申請久不卽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論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定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

為哉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
之選皆朝廷大綱所在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願
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以容直言弭大患進祕閣脩撰知贛州
治盜有方境內清肅以言罷理宗初即位起除右文殿脩撰主
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繫易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
語童蒙說

